

赵现海 / 著

十字路口的长城

——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



十字路口的长城

——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

赵现海 著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路口的长城：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 /

赵现海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7-100-15820-6

I. ①十… II. ①赵… III. ①长城—历史—榆林—明代 IV. ①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27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十字路口的长城
——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
赵现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820-6

2018年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 5/8

定价：62.00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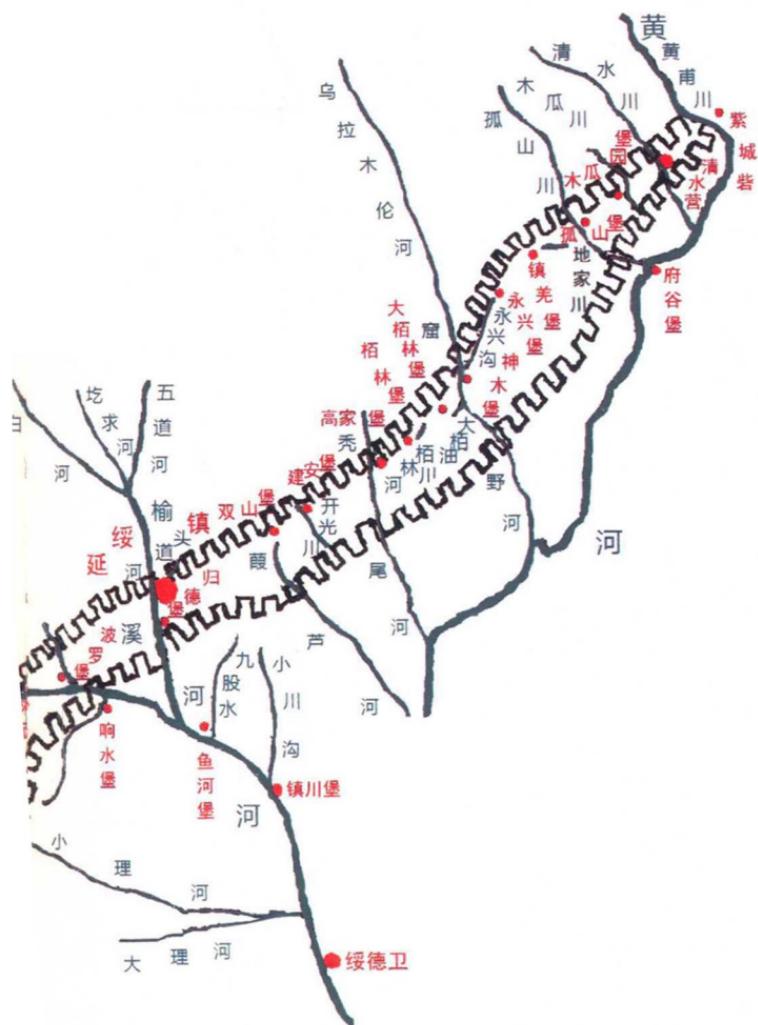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年秋

明代榆林立体长城防御体系示意图





引子

朱熹云：“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长城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北方民族的进攻，促使北方民族不断西迁，从而影响整个亚欧大陆，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因此，长城是理解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要视角。

对于长城的研究，也应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克服身在此山中的局限，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比，审视长城所反映的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揭示其对于中国历史道路的整体影响，以及所造成的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分途。

本书尝试从蒙古帝国瓦解的时代背景出发，审视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亚欧大陆各文明竞逐扩张之时，明代中国却在疆域政策上选择了背道而驰的保守、内敛立场，大规模修筑长城。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蒙古的军事威胁，却无法主动解决蒙古问题，反而长期加剧了北方社会的军事负担，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形成了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的历史分途，由此可将明代中国称作“明长

城时代”。

在“明长城时代”中，明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大体与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扩张的同一时期，明朝在榆林修筑长城，引领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潮流。而明朝的最终灭亡，也直接源于陕北地区的军民叛乱。本书从“长城区域史”视角出发，借助文献梳理与田野考察，审视围绕榆林长城修筑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历史关联，尝试以之为个案，揭示“明长城时代”的深层驱动与深远影响。

长城不仅在中国本土长期获得广泛关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在近代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国难背景下，长城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精神图腾与国家象征。虽然长城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拥有崇高的地位，但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原因，却长期遭到侵蚀与破坏，损失惨重。保存还是毁灭？长城的命运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让长城免遭进一步的破坏，避免灭亡的命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本书结合考察所见，提出对长城整体保护的理念，期望能对未来的长城保护产生推动作用。

目 录

第一章

14世纪的文明分途与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 2

第二节 长城的问号 / 7

第三节 “长城区域史”的提出 / 11

第二章

明代中国的内向转身

第一节 守在四夷 / 20

第二节 放弃西域 / 29

第三节 明初北疆长城的修筑 / 35

第四节 明前期蒙古势力进入河套 / 40

第三章

明前期榆林营堡纵深防御体系的初建

第一节 明初榆林军寨的分布 / 48

第二节 黄河沿岸“依险型”城堡 / 58

第三节 “三边”“扼要型”营堡 / 69

第四节 无定河“依险型”营堡的初建 / 85

第四章

“土木之变”后的“搜套”攻势防御与延绥设镇

第一节 明军的“搜套” / 110

第二节 延绥镇的建立 / 115

第三节 无定河营堡的增筑 / 124

第五章

成化初年榆林营堡的改造与迁移

第一节 榆林营堡改造、迁移的规划 / 132

第二节 直插天际的清水营 / 136

第三节 向日葵掩映镇羌堡 / 143

第四节 控扼无定河、榆溪河的响水堡 / 149

第五节 据守快滩的镇靖堡 / 158

第六章

成化初年榆林“依险型”城堡的增筑

第一节 窟野河旁的神木堡 / 164

第二节 归德水旁的归德堡 / 175

第三节 芦河旁的威武堡、龙州城 / 180

第七章

大漠边城的崛起

第一节 延绥镇的北迁 / 188

第二节 榆林城的布局与现状 / 193

第三节 余子俊移建十三堡 / 211

第八章

“搜套”的困境

第一节 成化初年的“搜套”方案 / 226

第二节 “搜套”的曲折开展 / 232

第三节 明中期河套徙民耕守的不可行 / 236

第四节 明朝再次搁置河套 / 243

第九章

榆林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的构建与影响

第一节 成化前期“边墙”方案的提出 / 248

第二节 榆林长城的多道边墙 / 254

第三节 成化以后榆林城堡的不断增筑 / 266

第四节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 276

结语 长城的意义、破坏与保护 / 285

14世纪的文明分途与近代
史的开端

第一章



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在洗涤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冲刷出一个新世界。蒙古帝国的兴亡皆具有这种历史意义。由于亚欧大陆是世界古代史的核心地区，13—14世纪蒙古帝国在亚欧大陆东、中部的迅速崛起与旋即覆灭，都刮起了世界历史上的巨大旋风，具有影响世界历史全局的意义。蒙古帝国的扩张，打通了亚欧大陆文明之间的地理分隔，真正的“世界史”开始出现。随着这一庞大帝国的瓦解，亚欧大陆各文明并未退回到原来的区域空间，而是凭借蒙古帝国打开的广阔视野，借助吸收、整合其他文明因素而焕发出历史活力，踏上充满未知，充满风险，而又机遇无限的历史征途，掀起了近代时期各文明竞逐扩张的历史潮流，世界近代史由此开端。

第一节 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蒙古帝国崛起之时，蒙古骑兵以其巨大的军事技术优势，迅速占领、控制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摧毁了农业地带固有的文明体系，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由“伊斯兰扩张”而造成的亚欧通道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亚欧大陆两端难以交流往来的历史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大陆的商业交通与文明交流，改变了亚欧大陆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面貌。但蒙古由于文明形态较为落后，无法充分整合亚欧大陆各文明体系，推动世界秩序向着一体化格局持续前进。历史重担只能再次由一直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主导角色的农商文明来承担。

14世纪，一场大规模的灾荒侵袭了亚欧大陆，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疫更是弥漫于这一世界历史的核心地带。在遭受自然环境的打击之后，蒙古人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激化。伴随着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三大汗国政权的分裂、瓦解甚至垮台，金帐汗国势力也已仅限于俄罗斯诸公

国，不再具有世界史意义，尤其是宗主国元朝被长城以内的汉族政权明朝逐回草原，控制亚欧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的世界秩序就此轰然倒塌。一种主导性文明的覆灭，往往为下一个更为辉煌的文明的到来提供了广阔空间。蒙古帝国的解体，使世界历史站在了十字路口上，未来的世界向何处发展，何种文明将会崛起，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西欧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胁，东欧东正教文明，西亚、中亚伊斯兰文明，东亚中华文明都掀起了民族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在吸收了新的历史营养后，创造出更具活力、更为辉煌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扩张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七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始于蒙古帝国资本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的现象，而未考虑正是14世纪以来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所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在其对于海洋空间天然兴趣的促使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17世纪，掀起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在东欧平原上，罗斯民族建立了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的分立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14世纪，莫斯科公国在继承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的同时，逐渐挑战金帐汗国的统治，通过扩张、兼并，迅速崛起，疯狂地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在一个小公国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游牧民族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参照“大航海时代”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文明同样将伊斯兰教“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奠定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

与之相似，长城以内所建立的新政权——明朝，虽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政治口号，在政权脉络上，自觉继承华夏传统，标榜“法体汉唐，参以宋典”，但在边疆立场上，却

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这主要表现在对东北亚、南方边疆与青藏高原的经营。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是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推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与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但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代中国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来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的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做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堪称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对于西北陆疆开拓与东南海疆经略皆缺乏持久的兴趣，在一度的永乐边疆扩张后，很快便收缩了回来，对外关系满足于传统的朝贡贸易，在政治上维持“天下共主”的名义地位。其封闭观念显著地体现于在北部边疆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同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由于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而且由于长城吸纳了